

今夕何夕兮

寥舟中流

今日何日兮

得與同舟

蒙羞被好兮

不語

心幾煩而絕

得知王子

山有木兮木有枝

心說君兮君不知

夜宴

盛和煜 钱珏 / 著

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夜宴



盛和煜 钱珏 / 著
中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宴/盛和煜,钱珏著. —北京:中信出版社,
2006.9

ISBN 7-5086-0730-9

I. 夜... II. ①盛... ②钱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95637 号

本书由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授权,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,由中信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。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。

夜宴

YE YAN

著 者:盛和煜 钱 珏

出 版 者:中信出版社(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 14 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)

经 销 者: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

承 印 者:上海市江杨印刷装订厂

开 本:640mm×960mm 1/16 印 张:12 字 数:182 千

版 次: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: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5086-0730-9/I·1

定 价:22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010—85322521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010—85322522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这就是了——凡人与天的距离，

女人和男人的距离，她和他的距离。

第一章



绛紫的天空中只有一片浮云，与其说“片”，不如说是“一丝浮云”来得更确切些。这云就像是极其松散的棉絮，风一荡就被撕扯得更稀薄了，露出了里面的太阳。

这太阳白白的，很大，很圆，却并不刺眼，似乎能让人直视它。

婉缓缓地抬起头，望向那白色太阳。在这片密布的竹林中，只有这一小块地方能看到完整的天空，能看到太阳。

婉白皙挺拔的颈项划出了一道光滑而迷人的曲线，而脑后那把乌黑的长发直垂下去，阳光中，像染上金的缎。

白太阳那看似柔和的光线仍然刺痛了婉的双眼，泪水不由自主地要涌出来。婉却并不想闭上眼睛，极酸胀的滋味中，一任泪水倾泻出来。那晶莹的水滴滑落，顺着那条曲线，隐没在染金的黑缎中。

这就是了。看似毫无危险，却能伤人在无形。

婉举起手，伸向白色太阳，一刹那间，指尖仿佛都已触到了那团球体，但其实只不过扰乱了几丝光线，投下五道阴影在脸上。

这就是了。看似近在咫尺，却远得胜过海角天边。

这就是了——凡人与天的距离，女人和男人的距离，她和他的距离。

他在等她。在自己的天地中。

他独自在屋内踱步，脸颊微微泛红，步子虽稳健却有种按捺不住的急切。

窗前的几案上，放着一个黑色的木匣，狭长的，看上去有年月了。他的眼睛不时地会瞥向那个木匣，眼神里露出兴奋。他似乎有点等不及了，推开窗向西北边望去。

窗外，没有她的影子。

只有绿色的水和水里的绿。这绿水是一汪清澈如镜的湖水，而这水绿

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。竹是长在山上的，山连着山，竹傍着竹，永远没有尽头。这山这竹连成了一个巨大的环。环里便是这个王国最尊贵的所在——皇宫，而环外，便是另一个大世界。

这竹山原本的名字叫作“离山”，但宫里的人都把它叫作“篱笆绿”，而和“篱笆绿”相依傍的便是这湖。湖水像张开臂膀般，把一座小小的宫殿包围在中间，一座白玉的栈道直通到殿门，门上挂着一块匾曰“或跃堂”。九五至尊，飞龙在天，九四或跃在渊，表明这个侧殿主人的身份。

他是太子。

而她的身份却微薄，她是生长在这宫中却没有皇家血脉的一个特例。

十年前，帝国战绩卓著的骠骑将军为抵御契丹最疯狂的一次入侵而战死沙场。将军夫人殉情自缢前，拼死用快马送出了唯一的女儿。

契丹攻破了城池，大肆屠城。然而这夜，城内的巨型火药库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爆炸。大火持续了七天七夜，一座富饶的边城成了焦炭，契丹也退回了关外，重新等待机会。

边疆暂时得到了和平，而西北那座边城从此寸草不生，人称“死城”。而“死城”唯一的幸存者便是死里逃生的骠骑将军独女——婉。

骠骑将军一门被旌表，明帝念及年近七岁的婉年幼孤苦，便把她带回宫中。由于和太子年龄相仿，从小便一起结伴读书，这一晃便是十年，便是眼前。

眼前，纱般的云又移了过来，笼住了太阳。

婉低下头，太阳的金晕还在眼前晃。在这一刻，婉觉得特别疲倦，面前这条隐没在竹林中的小道也显得格外长。无数竹影投射下来，她小心翼翼地把每一步都踏在竹影上，似乎这样能把自己的身形藏在这影影绰绰中。

婉从自己小小的寝宫出发，去赴他的约，太子的约。花了整整一个时辰，才避开宫人的耳目，走进篱笆绿，找到那条歪歪扭扭的小道。

看着这绵延向前的小道，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忽然间感慨，无论这小道如何悠长，却终究不可能通向“篱笆绿”的那边，拐了那许多弯，它的方向还是指着环的中心。

隔着竹林，隐约能看到那连绵不绝的宫殿屋顶，她知道，这已是她的世

界的尽头了。



自唐亡以后，中原群雄四起，各自占了都城，称起帝王。黄河西岸的这个世代行伍的家族，征战多年，终积累起了能成就霸业的资本。为了寻一个能丰泽社稷，绵延后代的都城，始祖显皇走了不少地方，竟找到了这座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城池。

这城的地形特殊。城的外围地势低且平坦，越向中心越高，直到最高处那就是离山“篱笆绿”了。而“篱笆绿”围起来的中心倒是又低了下去，像是个微型的盆地，中心地带被滴水不漏牢牢地保护起来，死死的。

于是乎，显皇便在这“篱笆绿”里建造了皇宫。许是风水的确讲究，自从在此建都之后，多年战乱纷纷的国家竟太平了不少，除了和北边契丹有过时断时续的战役，国泰民安，传到此刻，已是三代。坐龙椅的便是那显皇长孙，年号启明，人称明帝。

毕竟几十年过去，如今这座巨大的宫殿年久失修，已经露出了一点颓势。无数的宫檐连着宫檐，使得太阳能够直射到的地方有限，更多的是昏黄的影，灰的影，黑的不见五指的影。窗棂，梁柱，不少漆都斑驳了，原本的赤金、艳红都微微泛起黑。可偏偏那明帝偏爱这份古旧，不愿意修补，也许，正是这坦然的古旧更令他感到无上的威严和逼人的富贵。

明帝的简朴是大气的，而他的勤政爱民更是博得了臣民的爱戴。他唯一的胞弟厉亲王手中执掌国家军权，亦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。不过，这位极尊荣的皇室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不是他们的政绩，却是他们的相貌，个个秀美俊逸之极不说，更令人称奇的是皇家嫡传的每个子孙都拥有一双绿色的眼睛。每当祭天大典时，皇室宗室齐聚，整个大殿憧憧地闪着这绿色的眸子，让人既心悸又身不由己地臣服。因此外间始终流传，皇室是灵猫转世来统治这个国家的。

然而，这皇室却始终有个无法治愈的隐疾，那就是子嗣的羸弱。自显

皇开始,便始终只有一长一幼二子,而到了明帝这一代,竟只有一根独苗。厉亲王则是膝下空空,一个后嗣都没有。

这皇家血脉唯一的继承人自然受到万千宠爱,不过万幸的是他并没有被宠坏,在篱笆绿包容着的这片最尊贵的天地,他成长为一个谦和温婉的少年。不过,小太子温和的外表下却藏着一颗无拘无束的心。他最无法忍受的便是繁文缛节的束缚,时常可以看到他呵退身边如影随形的宫人婢女,只带着一二心腹,穿梭在偌大的皇宫,转眼不见行踪。很偶然的,宫里人会撞见小太子独自坐在荒芜的冷宫里发呆,有时还会瞥见太子拿着剑的身影在篱笆绿里时隐时现,不过,更经常的却是在某个午后,突然会听到太子的歌声,不知从宫里的哪个角落传来,那声音清脆动人,竟似仙乐从天上来。

没有人敢打扰这位小太子,就连明帝也有意无意地纵容着儿子的这些小小癖好,并不常用史册兵书来束缚他。不过,也许是天性使然,又或许是在冥想和诗乐中浸润太多,太子风华年纪,眼睛里却有了些许忧郁的神色,加之他相貌极清秀俊逸,令人联想起他的名,无鸾,少了一丝凤的张扬,倒多了一份凰的柔媚。

也不记得从何时起,无鸾突然关注起“或跃堂”这个宫中难得的僻静所在来。湖面上漂浮的落叶被清得干干净净,房屋被打扫得纤尘不染,内室里还置了卧榻。一月中总有个一两回,他会带着最心腹的内侍悄悄往这里来。

东宫太子身边的奴婢多如牛毛,而无鸾却偏偏选了一老一少。这老宫人鹄的年纪从外表已是分辨不出来了,头发和牙都掉光了,人枯瘦得就像一根光秃秃的干柴。他是先皇在世的时候,指到当时还是皇孙的无鸾宫里伺候的。看着太子一天一年地长大,鹄对太子的忠诚深深刻进了脸上的每道皱纹里。无论太子走到哪里,三步以外都能看到他佝偻的身影。太子对他也倍加信任,每次到这“或跃堂”来读书,必定会让他守着湖上那条唯一的通道。鹄便在湖那头,远远地找棵大树靠着,身子一勾,眼一眯,顿时就像变成了一截焦了的枯树干。

在后门上守着的便是小蝠子了。他七岁净身入宫,如今才刚十二岁上,傻头傻脑地顶个大秃瓢,连话也说不全几句。偏偏太子爱他这副憨劲,常常带在身边。他往这后宫门外的大石狮子底下一窝,小小身子便消失在

巨大黑影中了。两分钟不到他就睡得香甜，连个梦都没有。直到太子和鹧从前门都离开了半个时辰了，他才拍拍屁股起来，眼睛里晶亮晶亮的，把里里外外打探个够，这才颠颠地跑回宫里去。有人问起，这一晌都野哪里去了，他总挠挠头，呵呵，大，转晕了，困，睡着了，呵呵呵呵，说着眼睛里模糊一片，又要睡着了。

叁

他仍在等她。

今天已是他本月中第三次来“或跃堂”了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。

此时夕阳的余晖洒在篱笆绿上，静谧一片。阳光昏黄，就算是直视也并不刺眼。他看得有点出神。

突然，后宫门轻轻地响了一声。一个身影飘了进来。

“婉儿——”

他急切地迎了上去。

“无鸾。”婉的嘴唇动了一动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她穿一袭水红色的便袍，荷花般娇嫩。

“你终于来了，你终于来了。”

“怎么，这么急？”婉有点不敢看无鸾的眼睛。

“你来看。”无鸾指着几案上的黑木匣，“今天父皇召我觐见，竟赐了我这个。”

无鸾打开木匣，从里面拿出一把短剑。短剑看上去很古旧，貌不惊人。长不盈尺，上宽下窄，状如韭叶。

婉握住剑把一抽，剑身出鞘，它色泽青暗，隐隐泛着光，一种掩藏不住的凛然之气顿时充斥在握剑人的手中。婉心里一动，仔仔细细地端详着，突然手腕一抖，剑身一分为二，变为薄薄的两片。原来是一柄合欢剑。

“这是——越女剑。”

“是啊，真的是越女剑。我们梦想了多少回的越女剑！父皇终于真的

把它赐给我了，我一刻也等不及，就想让你也看一看。”

“你叫我来，就是为了这剑么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我还以为——你听说了一些事。”

无鸾的脸色微微一变，“宫人们的传言我也听到了几句。”

婉抬起眼帘，望向无鸾。眼前的少年修长挺拔，一袭白袍遮不住那清丽骨骼散发出来的蓬勃生命力。他的脸型消瘦，鼻梁挺拔，一双独特的眸子熠熠生辉。他的眼睛并不大，细长的，眼梢微微上翘，这样的眼睛通常被人们称为凤眼，似乎更适合长在女人的脸上，但嵌在无鸾这张脸上却又是这样浑然天生，无可替代。

最奇特还是那瞳，深邃明亮，而且笼着一层淡淡的绿色，因此无论何时眼神都显得迷离而神秘，让人摸不透。

“你迟早会知道的。”婉的声音轻得听不见。

“我不相信。”

闻听这话，婉的心重重地一震，她意外地看着无鸾，无鸾倒是笑开来了。

“宫人们都在说，父皇赐了这越女剑，册封太子大典月内就会举行，其实哪有这么快？”

“哦，你听说的是这些……”婉的心放下了，但无鸾的一无所知却更令她担忧。

“婉儿，别管什么册封大典了。有了这越女双剑，我们一人一把，打败殷隼的雕翼剑不在话下，看这小子还横到什么时候。婉儿，父皇新教我们的那招……”

“越女剑为我国历代储君身份象征，我怎么能拿？”

无鸾的兴致勃勃让婉感到心烦，她冷冷地打断了他，手一紧，剑已入鞘。

“没关系的。在这里，在篱笆绿没有人会知道我们一起练剑，我们还能和以前一样——”

“你我的身份不同了。”

“不会的。”无鸾想去拉婉的手，婉的手却正好抬起捋了捋头发，无鸾的

手落空了，“就算我成了太子，我们仍旧一起唱歌一起演戏，一起向父皇学剑。”

“不可能了，太子殿下。”

“你不需要对我用敬语的，婉儿。”

“不要再叫我婉儿。”

“怎么了？你不必如此介意，哪怕有朝一日我继承大统，我仍会把你当作、当作——”

“当作什么？”

婉直直地盯着无鸾，无鸾竟不敢接触那眼神。

“……妹妹……”

“妹妹？哈哈哈哈……”

婉爆发出一阵大笑，笑得无鸾简直无地自容。无鸾的少年心境有点被这笑声刺着了，他一把拉起了婉的手。

“婉儿，我对你，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知道什么？我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“等册封大典一结束，我就去禀明父皇，说我要……”话已到嘴边，无鸾突然说不出口了。

“你要怎样，你说呀。”

“我——”无鸾的脸涨红了，看着婉的眼神似乎倒是在求救似的。

他到底还是这样的人啊。婉突然回想起无鸾第一次带自己到这“或跃堂”来的情景。一老一少的宫人守着远远地宫门，殿内沉香缭绕。婉一眼便看到那卧榻，心里慌乱到几乎停止跳动。无鸾也是像现在一样，涨红着脸，说不出话来。一分一秒过去，婉等待着，心中竟有一种不顾一切赴死般的感受。然而，终于，无鸾递上一本书：“这里是我的外书房，以后你也可以来看书。”婉哑然。于是，一次次，婉避开所有宫人，穿越整个宫殿，来赴无鸾的密约，或无言看书，或弹几曲琴，也会研习剑法，还有两次，无鸾竟自顾打盹睡着了。有时，在无鸾那么近的眼睛里，呼吸中，婉分明感觉到了什么，但然后——从未有过然后。每每，婉穿过栈道离开，经过一如既往沉默的鹪的身边，看到鹪那张讳莫如深的脸，心想，这老鸨人想是死也会为主子保守这个秘密吧，但可曾想，这个所谓秘密竟如此不成气候，根本算不上个

秘密。想到这，婉几乎要大笑出来了。

此刻，眼前的无鸾和当时一无二致，这般尊贵的身份，却有这般敏感的心。却又因这过于敏感的心，怯懦了。

“太子殿下，如果没别的事，我先走了。”

“婉儿——”

“我已经说过了，不要再叫我婉儿！”婉猛然回头，“从今以后，请太子殿下对哀家用敬语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请太子殿下称呼本官为——母妃。”

婉面无表情，一字一顿缓缓送出这句话。

无鸾的脑里一片空白。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今日朝上，皇上已经下旨册封我为妃，太子殿下，您竟然没有听说吗？”

婉缓缓地转过头去，眼睛望向窗外远方。迷蒙的眼神似乎没有焦点，却又似乎藏着太多未尽的语言。

一阵风从窗外吹过，掀起婉的腰带，明黄的丝绸上绣着一只飞凤，这是后宫嫔妃才有资格佩戴的。刚才无鸾竟一直没有发现。无鸾突然觉得眼前的婉格外陌生，或者说这样的婉他从来没有了解过。一股血气直冲上来，下意识地，他握紧了手中的越女剑，手上青筋毕露。

“太子殿下要拔剑吗？您的剑要指向谁？”

无鸾的手不禁微微颤抖起来，意识到自己的动作毫无意义，甚至可笑。

“这——不可能——”无鸾虚弱地。

“有什么不可能？一个没有皇家血脉的女子，常年久居后宫禁地，深蒙皇恩，她除了被册封成为后宫女子中的一个，难道还有别的可能吗？皇家的规矩，太子应该更清楚，只不过不愿意去想罢了。”

“你长在宫中，那是因为你是忠良之后，骠骑将军的遗孤啊。”

“忠良之后？难道这不是尽忠最好的方式吗？”婉闭上了眼睛，也许不愿意被看到此时眼睛流露出来的东西，“父母亲大人，也该能安息了吧。”

与婉初次相遇的一幕猛然间闪现在无鸾的脑海中。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，只记得婉还戴着孝，小小的身子被那浓重的白色裹得几乎都看不见了。明帝的大手拉着她，走到无鸾的跟前。

“这是婉儿。”

“婉儿，你真好看。”

明帝似乎是笑了，摸了摸无鸾的头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亲自教他们读书练剑，就好像是慈父对待一双小儿女。

然而此时，无鸾突然回忆起，在那个时刻，明帝并没有放开婉儿的小手，他只是说，这是婉儿。

也许他是在说，这是我的婉儿。

“他是我们的父皇啊。”无鸾无力地挣扎着。

“他只是你的父皇，对于我，他是不可违背的天子。”

“但是父皇他一无所知，对，让我们告诉他。”

“告诉他什么。”

“告诉她我们之间的事。”

婉直视着他，袅袅婷婷走来。无鸾伸出双手，想要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没想到，婉只是把手放在无鸾肩上。

“我们之间有什么呢？”

无鸾张口结舌。他想说，老宫人鹧和小蝠子，这湖水，这翠竹，这间书房，至少，他们守候着我们之间的也许还算不上爱情的承诺。可是他说不出口。

婉的手落下：“我该走了。”

“你愿意么？”无鸾的声音颤抖得厉害。

“这已经不重要了。”婉儿的嘴角淡淡地牵了一下，露出一丝似乎算不上微笑的微笑。

无鸾还想再说些什么。婉儿轻轻地摇了摇头。她缓缓转身，一步步走向宫门。她竭力把眼泪锁在眼眶，竭力让自己的步子仍然平稳。就在跨出宫门的一刹那，她回过身来。

屈膝，俯首，婉儿而不是婉妃，以民女的身份向太子无鸾行了最后一个大礼。

“珍重。无鸾。”

无鸾手中的越女剑滑落了。他没有流泪，努力保持了一个太子最后的尊严。



这个傍晚，小蝠子不知怎得睡得特别沉，醒来的时候，月亮已经爬到篱笆绿上面了。石狮子里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把小蝠子完全笼住了。他冷得打了个寒战，在阴影里悄无声息地起身，他仔细地打探了周围，确认四下无人后，又悄无声息地打开后宫门，闪了进去。

“或跃堂”内像往常一样，已经空无一人。

小蝠子例行公事地检查了一遍以后，正要离开。突然发现靠窗的几案上多了一个黑漆漆的木头匣子。

小蝠子很好奇，也很奇怪。每次太子离开的时候总是不留一丝痕迹的。

木匣子隐约刻满了花纹，四角都镶着金，却因为年代久远而微微地发黑了。小蝠子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普通玩意儿。他毕恭毕敬地双手捧着，小心翼翼地打开。

匣子里面放着一把短小的剑。剑很古老了，却没有鞘，青黑色的剑身泛着微光。剑柄上密密麻麻爬了些铭文，一面圆润一面却是扁平的，似乎倒是应该还有一把和它相合的。

小蝠子看了半天也不得要领，只得把剑又恭敬地放进了匣子，依旧放在几案上。

莫不是太子忘记拿走了，小蝠子想，那是不是该把这匣子拿回东宫中去呢。但转念又一想，万万不行，鹧公公若知道了肯定又是一顿打。

自作聪明！你是个什么也没看见，什么也不知道的傻子！懂吗？

鹧公公保准是这么骂。

小蝠子突然想起老公公使用鼻子的理论来。这种时刻也许正应该嗅一嗅,也许真能得出点什么味道来。小蝠子使劲地缩了缩鼻子,深吸一口气。

还是什么味道也没有啊。小蝠子笑了,果真是些废话呢。

他关上宫门,一蹦一跳地走出去。外面没有月亮,湖面上的风一吹,凉飕飕的。小蝠子的肚子“咕”地叫了一声,他快步向那灯火通明的方向跑去,什么匣子啊剑啊,早就忘了。

伍

小蝠子果然是傻的。直到他被扒下裤子打得死去活来的时候,他才突然回想起老公公鹧曾对他说过的那恍如偈语的话。

记得刚进宫时,小蝠子经常会迷路,在影影绰绰的宫殿里转得头晕脚颤,便会下意识地抬头寻找太阳光的方向,然而,往往这个时候,层层厚重的帷幔便簇簇地扬下灰来,迷了他的眼。

老太监鹧不知什么时候便出现在他身旁,幽灵般自言自语地说:

“别抬头,无论什么时候都别抬头,在这里,你只能弯腰低头,别看,也不能听,更不能想。”

“那怎么找路呢?”小太监揉着眼睛。

“闻。”

“闻?”

老太监点点头:“你要学会用鼻子,这宫里到处弥漫着不同的味道,这些味道能指引你到任何地方。”他们眯起了眼睛,似乎已经沉醉在某种气味之中了。

小蝠子也学着嗅嗅鼻子,但却什么也闻不到。

“这是因为你还在用眼睛和耳朵,时间久了,当你把它们都忘记了,自然就闻得到了。”老太监实在深奥,没有经过千锤百炼是无法听懂的,“不过你要记住,在这里,比眼睛和耳朵更危险的是嘴。除了喘气和吃饭,你的嘴

没别的用处，要不然，那就连喘气和吃饭也用不上了。”

然而，小蝠子始终没明白老太监话里的深意，直到板子落在屁股上，疼痛撕心裂肺钻进骨子里时，他才第一次学会用鼻子。

终于，他闻到了血的味道，危险的味道。

他闻到了皇宫独有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。

太子无鸾失踪了。和他一起消失不见的还有那个老不死的鹧。

戒备森严的宫里，找不到任何争斗过的痕迹，似乎没有凶杀或劫持的可能。然而，太子也没有留下任何书信或者口信，就这样，突然地，毫无征兆地不见了。

皇宫禁苑掀起了轩然大波，然而这惊涛骇浪的表面又是这样安静，静得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。宫里的一切都如常，没有谁敢议论一声，提一个字，只是人人都把头低的更低了，脚步走得更快了。

这就是宫廷，从来就是静水流深，从无外显。所有的一切，只要发生在这里，哪怕是生死，也只是平常的小事，激不起任何波澜。

这皇权无上的威严，恐怕也正是来自于此，来自这份冷漠到骨髓的含蓄。

太子身边的人被一一审讯。但是就算是上了大刑，也没有问出个蛛丝马迹。

看着宫里的人一个个被血肉模糊地拖出去，小蝠子似乎一下子被吓大了。他意识到自己此刻必须做个没眼睛没嘴巴没脑子的傻子，要不然也许就会变成死人了。他心里默默回忆着鹧的教诲，死死咬着牙关，一个字也没有透露。而他的傻毕竟是出了名的，因此打了一顿以后，也就被放了。

两天后，内宫禁军羽林卫发现少了两套制服。事情有了眉目，这一老一少主仆定是乔装羽林卫混出了宫去，走出了离山，走进了另一个大世界。羽林卫的管事被革了职，宫人们总算躲过一劫。

在这整场风波中，明帝的举动竟是最奇怪了。他似乎也焦急但又并不那么焦急。当朝廷众臣一致上奏要全国范围内搜寻的时候，明帝却一概否决了奏请。

“年轻人好奇外面的天地，本也是天性，让他历练历练也好。”